

雪压黄花

□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

那天早上,我和几位诗人从北京飞到临汾,与先期抵达的舒婷等人会合,便马不停蹄地奔向安泽县。三晋大地虽说我也熟悉,但是安泽倒是第一次抵达。一路上,当地的几位朋友不断解释,要按往常年份,这个季节正是欣赏安泽黄花的最好时节,但是非常遗憾,前两天来了一场倒春寒,太行山下下了一场大雪,把满山遍野的黄花全都冻着了。真是雪压黄花,鲜见昔日倩影。

安泽县地处太行山麓,沁水流过县境109公里,是山西本土流淌的三条大河之一。在晋中大地,有水便有生命的活力。在马壁乡南端那座水库,跨安泽和古县两县,是山西最大的水库。“和川引水枢纽工程”规划着要给附近的几个县输水,甚至要给汾河补水。这些愿景有待时间去印证。随着工业文明的兴起,给河流改道的做法,或许只有由后人来评说了。

安泽因位于霍山、太岳山之阳面,也曾有过岳阳之名(历史上曾多次改名)。中国历史上很多地名都有过改动,县治也在不断变换,于是就衍生出今天的人文、历史、名人之争,安泽也自然在其中。荀子塑像高高地立于安泽县城东侧的山脊,为这一方土地带来深厚的人文气息。但是对于这位中国古代大思想家的故里,根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寥寥数语“苟卿,赵人”之说,临猗、安泽、新绛、邯郸等地皆有说法。安泽又是古代名相藁相如的栖身之地,但是,当地一位朋友悄悄告诉我,1970年代重新划分县界时,藁相如所处之地可能被划到邻县古县去了。这个说法当然有待详细考证。这便是县治划界无意间常常带来新的缺憾的根由,也是始料不及的历史偶然。

当然,安泽还有遍布全县的老一辈革命家生活战斗过的纪念遗迹,这是宝贵的财富。我们那天参观了位于安泽县杜村乡桑曲村的太岳军区司令部旧址,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小四合院。这里还有一个小型抗战纪念馆,展品和介绍却十分详实。1942年初,太岳军区陈赓司令员和薄一波政委率部由沁源到安泽桑曲村,驻扎了两年零八个月。在此期间,刘少奇、邓小平等曾来桑曲指导工作。直到1944年8月移驻沁水。紧邻的安泽县杜村乡小李村碱土院内便是太岳行署旧址——太岳行署1942年9月由沁源迁来安泽小李村。在杜村乡陈家沟村还有新华印刷厂旧址,1942年新华印刷厂随太岳军区政治部迁来这里,主要印刷《新华日报》和抗日宣传品。1944年也迁往沁水县。这是一段难以忘怀的革命历史,与共和国的今天血脉相连。

安泽也是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省级森林公园、全国连翘生产第一县,占全国连翘产量的80%。每年春天,连翘花期到了的时候,漫山遍野绽放着金黄金黄。遗憾的是我第一次踏上安泽的土地,却因雪压黄花没有看到这一壮观景象。或许这是一种伏笔,这一缺憾留待他日再补。据说安泽也是尚无大面积开发的煤炭资源大县,我为他们这种生态意识感动。

郎寨塔和麻衣寺砖塔在静观安泽的古往今昔。我在和川镇问一位当地领导,精准脱贫推进得如何?那位领导不无骄傲地说,我们全镇已经实现精准脱贫,老弱病残智障的32户76人已经政策兜底,在2020年,我们全镇可以同步进入小康社会。

我们在和川引水枢纽工程下方,参观了库区移民新村。村里的砖瓦房盖得十分有序,房前屋后的绿化也搞得不错。县里一位负责同志说,您看,按我们本地人的话来说,这叫“前槐后柳,越过越有”。我看到的实景也的确如此,祝愿他们越过越富有。

辞别安泽直奔黄河壶口瀑布。那一天,天气晴朗,黄河河滩上,由下游吹向上游的风,卷起一股股黄沙,细细的沙粒吹进嘴唇,生涩牙齿。但是,我们顾不得这些,直接走向壶口瀑布。到了壶口近前才发现,原来黄河河床是那么宽广,现在被上游的无数座水库大坝拦腰截断,否则我们脚下的石板河床应当是满溢的黄河水,哪还扬得起黄沙。尽管如此,走近壶口,那轰然的水声和被风卷起的水汽像云朵飞扬,黄河两岸的游人纷纷举起手机拍摄这惊心动魄的一刻。我想,黄河两岸的群山和人民保护了当年的八路军。人民子弟兵越过黄河毅然东进,在安泽留下了鲜活的足迹。

在离开壶口瀑布回来的路上,同行的诗人无不感慨地对我说,黄河壶口瀑布我以前来过几次,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走近,过去我只能远远地看一眼就离开,不敢靠前。一是那会儿没有防护栏,再则当时腿脚行动也不便。今天我终于走到壶口瀑布面前,目睹了它的雄姿,我真高兴。

在我的心里忽然漾起一股暖流,我为这位诗人感到由衷的高兴,面对大地、面对黄河,诗人体悟了生命,体悟了自然,有了一种全新的自我升华。我想,来年的春天,一定要再来看安泽的金色花海。新的诗行或许会在那里诞生。

古镇记忆

长江,犹如一位潇洒的才子,大大咧咧地从天际走来,似乎刚要驻脚停留,却又索性回头一折,继续赶路东去。古镇就在江岸边隆起的山坡上,依山取势,一条通衢从江边直伸山顶,2000多步石级从岸边破镇而上,半街云里雾里,半街倒映水中。于是,人们都把这个古镇称为“云梯街”,却忘了它的本名“西界沱”。

云梯街以其独特古朴的土家吊脚楼群和云雾天梯著称。石级大多由条石横铺而成,有的就地依山凿梯,陡峭处行人可攀梯而上;吊脚楼建在石墩砌成的宅基地上,以墩实的古木穿街咬架,上宅的吊脚吊悬在下宅的屋面上空,飞檐楼廊,走栏转角,层层叠起,错落有致。云梯街下段两侧各有一座结构相同的石拱桥。入夜,桥上灯光闪烁,如一对活灵活现的龙眼点缀云梯街,人称“龙眼桥”。建于清代的下盐店,似土家山民的吊脚楼,亦似江南传统的四合院,由下往上看,院门、天井、过廊、正堂,别有洞天。永成合成商号,是山民们早年经营米粮、桐油、棉花、药材等山货的集散地,也是中国革命早期的地下联络站……置身于此,殿宇森森,古刹钟声犹在耳际鸣响。

夏日,人们在各自的门前用两根竹杆撑起篷,走在云梯街上,有如时在时空隧道里穿行,各式各样的声音,组成巨大的交响。老公公、老太太都穿着短衣短裤,在吊脚楼当风处亦或门前台阶上,半坐半卧在竹椅上,半睁半闭着双眼,悠闲自得地摇着古老的大蒲扇,尽享太平盛世的安宁。年轻的土家男女都操着各自的生意,热得难受时,就一路往江边跑去,在回水沱里滚一趟水后又回到摊铺来。满街的店铺招牌,满街的叫卖声,生意最兴隆的要数饮食业。街面稍宽处,撑起篷,铁桶筑成的灶,横搁一块木板,一张桌、两条凳,便可红红火火做起生意来。荷叶蒸肉、冲冲糕、带水粩等小吃吊人口水。最招人喜爱的还数肥头鱼,不过这不是“小吃”而是“大吃”。凡挂有“肥头鱼”字样的店铺,均是满座。肥头鱼无鳞,肉白而细嫩,皮薄可弃,刺粗而少,清香悠长不失其自然本味。

来到云梯街,不往上爬一下,实在是不过瘾。从江岸边断断续续往上爬,待爬至“云梯”顶端,早已夜幕降临。回首望去,大江远在天际,明晃晃似一道飘落的弧光,流水似天籁之声。上游,一艘客轮满载驶来,拉着长长的气笛驶向港区。云梯街,随着笛声驶入夏夜。

云梯街盐夫

“上坡脚又软,下坡脚打闪;一天不吃盐,平路打川川。”“前面是条坡,从大嫂当门过;背哥心里渴,讨碗凉水喝……”一步一声歌,背脚哥踩着陡峭的石梯,喘息着向上攀登;平缓处,立定背杆,扁背靠上,双脚八字拉开,雨滴般的汗水打湿脚下青石板,随着“嗨——”一声吼叫,让疲劳舒缓,全身充满阳气。吼声山响,屋里大嫂得知背脚哥路过檐下,口渴心慌,随即提了水桶,拿着海碗出门,给他

云梯街三章

□谭长军(土家族)



们盛上满满一碗凉水。

这就是云梯街的盐夫。

据考古发现,早在商周时期,巴人就在西沱繁衍生息。至秦汉时期,长江北岸的忠州涂井溪、干井沟产盐并盐,盐商运盐过江,岸边搭篷为舍,贩盐营生。随着忠州井盐开采业的不断发展,借助黄金水道的便通,西沱逐步形成商贸集镇规模。盐与生命同在。当地力夫背盐进山,翻山越岭走鄂西,到湘西、达黔东南,连绵千里,走出一条武陵山区民间盐路。川盐济楚,换得桐油、药材等山货,运回江岸码头,盐大路成为武陵山区的民族生命通道。

因盐而兴的西沱镇,盐夫的脚步穿越历史长河而来,血汗滴就云梯街。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如今的西沱镇,已然

是高速公路与黄金水道的枢纽,现代交通运输四通八达,肩挑背驮已成历史。当然,现在偶尔也有一些盐夫,依然驮着沉重的盐包,吼着铿锵的号歌,脚踏青石,汗洒云梯,以民俗的形式向人们讲述百转千回的岁月故事。

“千脚泉”

云梯街的一处小石岩上写着“千脚泉”三个碗大红字。这和一段悲壮的故事有关。

相传,很久以前,这里住着一对老夫妇,靠背盐为生,膝下有一子。随着父亲年老体弱,儿子接过行头,依然背盐进山出河讨生计,贫家小户,年过三十未娶媳妇。一日傍晚,一乞讨女子来到门



腾格淖尔天湖

□白涛(蒙古族)

1

已经多久没有你的消息了,腾格淖尔。

你由曾经的丰满到退缩成沼泽,再到几近干涸,多少时间的光影退往了我的身后。我忘了,就像忘了我自己年轻时候的模样。仿佛我的年轻与我自己无关。

你在悄无声息的暗夜或拂晓,湮没退缩以致枯萎时,我却在百里之外的南方。

2

30年间,沼泽或干枯,挣扎着却没有听到你的呼喊。也许你呼喊的水波涛声在我的梦中经过,醒来却没有了知觉。一个湖泊的丰盈与干瘪,与我的生命经历竟有过怎样的关联。我的梦是否已经麻木得太久。

今天我老了,我看到了今天的你,还像当年一样水灵、鲜活,像我的从前;也像我并不熟悉的年轻朋友,波动着彩霞和晨雾,给人以欢欣和朝气。

我希望你的年轻是真诚的,正如我希望你能再给我年轻的真实情态。这样的情态能给我以全新的感觉——那是青春的朝阳,是一片浩荡无边的能量激情,波涌着连绵着起伏着,向前。

3

早先有人告诉我,他还很小的时候,在冰天雪地的高原的冬天,你为饥馑的人们捧出过鲜美的鱼虾——我只当那是听说或是传说。

20年前我来看你的时候,你已是泛着盐碱的泽泊,岸边是大片干裂翻卷的干泥浆。我只在湖畔草丛里捡到一条蛇春天留下的金色蛇衣。

4

今年夏天暴雨倾天而下,在一日又一日的雷雨交加中,我听见了隐约在耳边的你轻盈如雨点的歌声。

好像是去赶赴一次重又来临的相约,我的心催动着我急急匆匆翻过阴山,穿过蓬勃茂盛的田野草地,奔向你!

前去途中,我偶遇一大片马群,它们小步奔跑的姿态,和我涌动不安的心情多么相似——轻快、爽达,而悠扬。我紧跟着马群,一路嗅着羊草、碱草、针茅和野韭菜混合的香气,跑到了高地上的放包前,双手合十……慢慢睁开眼睛,炎炎烈日下的你如一幅巨画般随着我目光的移动而徐徐打开,金黄色的波涌朝着岸边滑动着,几户散落的牧家,童话玩具般摆放在湖岸上。有驼群在漫步,有水鸟在穿飞,有渔夫在操着桨,却听不到一丝响动,耳畔只是忽近忽远的风声……我知道,腾格淖尔,今天,你把自己最美的容颜和光泽展开来,给我。

在放包旁坐下,平静的我对着你的辽阔说,我会和你一样,安宁而平静,将是我生命未来的每一天、每一天。和你一样,不管是浪潮减退而成轻弱沼泽,还是大水丰满直达到草原高坡,我的微笑会和你一样,微波粼粼,闪着大地金色的光泽。

5

湖岸黄昏来临了,湖面收敛了今天最后一抹绛紫色光晕。南天,水星与半个月亮同时飘升到了夜空。我想听听湖水到底在诉说些什么,却只听见她轻弱的叹息,一波连着一波。

夜半起身出了蒙古包,仰身在草地上,才看见浩繁的星空如一张深色的织锦,上面镶满了闪闪烁烁的宝石,晶莹亮眼,和童话里的皇宫穹顶没有两样。每次来到高原,我总是跑到野地里去看星空,每次看到过的都与今天决然不同。这是我生长在西部高原头一次看见这铺满了神灵眼睛般亮若宝石的腾格淖尔天湖的深远穹庐。

6

清晨时分,在岸边与腾格淖尔道别。我以平安的心情祈祷初生的阳光,祈求阳光下的草原雨水常年丰沛,也祈求美丽的天湖用她不老

的青春再一次来陪伴我,走过那些春夏和秋冬。返回的草原路上,一对蓑羽鹤从前方翩然飞过。我知道她们一定是朝着天湖的方向飞翔着她们的舞蹈,唱着她们幽幽的爱情牧歌,一如我曾经的年轻,轻盈、敏捷而无尚欢乐!她们飞远了,去往天湖之畔,鸣叫声里略有一丝凄凉,但我听见那鸣叫中有一种坚定而恒久的力量,那是苍茫自然中生命最美好的力量。

(注:腾格淖尔,蒙古语“天上的湖泊”,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北部。今年雨水丰沛,湖面恢复到了从前。)

悄悄地走来的是秋季。这是个枫叶飘零的晚秋,大雁南飞,小虫低吟;这是个花落的夜晚,绵绵的秋雨,使人充满忧郁气氛。这样的秋夜,让浩斯怀念故乡、思念友人,也让他想起坐落在草原深处的B市镇。那是一个风流的、多情的城镇,在春的细雨中,浩斯曾在其中徜徉。

一

蓦然回首,那时候在B市,街市繁盛的情影,欣欣向荣的婆娑,一种复杂感觉向他扑面而来。这里有美丽的树木和花草,有生机勃勃的田野和呢喃絮语的土地,开发区和办公大楼在阳光的辉映下显得壮观雄伟……

那时正是春天,春风送来迷人的幽香,让春雨谱写绿色的诗篇。芳草尽情流翠,伸藤展叶,显示出生命的勃发。柳树、杨树吐出了那么多的飞花,不知这里的人们是否知道它们的心事。它们攀附在过路人的肩上,显现对人间迷醉。梅花、串红、鸡冠花、丁香,花团伸延成大片色彩,每一瓣花瓣、每一朵花朵、每一个花团都在渲染自己的美丽。她们簇拥着、怒放着,招招摇摇,彰显出生命的美好。抬眼望去,这里就像一片花海。

在百花丛中惟有梅花最鲜艳,她热烈而挺然,显露出秀气和清雅。雪花飘落在梅花上,梅枝微颤,但花瓣不落,花枝不折。花是香的,根却是苦涩的。“梅花香自苦寒来”,她生长在贫瘠的土地上,历尽冰霜的苦寒,受尽了风霜的吹打,但她却于早春吐出星罗棋布的花苞,捧出报春的热切情感。

在这明媚的春天,浩斯轻轻地移动脚步,在高高的蓝天上有百灵鸟在歌唱,它的声音具有清脆、感人的活泼,使人驻足倾听。它那欣喜的歌声洋溢着独特的神采和深情。浩斯往远处望去,满眼都是梅花灿烂的微笑,每朵花儿都流露着温婉和坚毅。走过去端详,梅花的心似乎藏在蕊中,很难琢磨。梅花以花影、清香,以在风雪中经受考验的心灵,表达“俏也不争春”的情感,倾诉她对大自然的款款深情。

浩斯欣赏这千姿百态的花潮时,空中似乎有千条万缕的雨丝,细微缠绵。过一会儿,天色转晴,梅花更加显得神姿绰约。梅花的花蕊散发着幽香,蜜蜂和蝴蝶在花上飞舞着。

这座城市的人们有着美好的生活愿望和高尚的审美情趣。他们置身于花丛中,享受着和煦春风,神情舒展。有一位学者曾说,春天没有花,人生就没有爱。在这里,人因花多姿,花因人多情,花看人,人看花,于是就产生了种种复杂的情绪。有时候,花朵之中可能隐匿着一丝哀愁与寂寞。

二

在这个晚秋,浩斯又想起那里的人们,也想起那灿烂的花丛和翠叶。那些梅花、串红、芍药花、丁香……也许都凋零了。不知她们飘落得洋洋洒洒,还是悲悲切切呢?他想,在花飘落的情境中,可看到花与树枝之间难分难舍的情思,但或许每一瓣凋零的花都会找到自己的归宿。

这如同世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快乐、痛苦、爱恨。人与人之间,既可能有真、善、美的情意,也有摸不透、道不明的恩怨,实在让人难以预料。有的人怀着美好的心灵,靠着过硬的本领走向生活,为社会服务。他们在年复一年的学习和研究中不断地累积真功夫,厚积薄发,在行动与表达上展示了他的素养与品行,也框定了成就和未来。有的人不学无术,却走歪门邪道,以急功近利的价值观为导向。

在他们之中,更多的是一个普通却不平凡的人。他们努力工作,甚至终身没有离开过为他人服务的工作岗位,从事着为社会大厦添砖加瓦的大业。这些人的心灵像梅花一样美。即使面临无端的攻击和中和伤,他们也如梅花一样坚忍不拔,对于逆境与逆境,都能用同样的精神来对待。他们总是在希望里行走,为建设伟大的事业在勤奋地劳作着。想到这儿,浩斯好像听到了生命的笑声,这也许是由于他对生活和友情有着表达不尽的向往和长长的情意,才会如此真切地发现生命的生机。

三

岁月的涛声,青春的呐喊,欣喜或苦痛,毕竟都是昨天的故事。生活依旧如水流逝去,在静静的回望之中,浩斯感谢那些花草以及勤劳而善良的劳动者们。这个城镇,现在离他太遥远,与它没见面也太久了。但是对他来说,即使犹如观赏花潮时擦肩而过的陌路人,在那里生活的各色人物总是会引起他的深深情思。

相思季的市镇

□白·那顺乌日图(蒙古族)